

# 东西方哲学的对话：华严宗哲学与怀特海机体哲学的比较研究

王俊锋

**摘要：**怀特海在西方分析哲学的主流下开创了综合性的有机哲学，其本人也认为他的哲学更接近东方思想。而华严宗哲学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将圆融无碍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因此，比较怀特海哲学与华严宗哲学之间的异同，不仅有助于相互之间的学习与对话，更有利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借鉴与发展，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为我们提供解决人类共同的生态难题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华严宗 怀特海 有机哲学

台湾学者方东美称华严宗哲学为“广大和谐的哲学”<sup>①</sup>。中国的大乘佛学是印度佛学中国化的产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佛学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融合，它克服了空与有、理与事、生与灭等之间的二元对立，以达到事事无碍的殊胜境界。可以说，中国大乘佛教一直以克服二元对立为发展方向，而华严宗哲学以六相圆融、十玄无碍、法界缘起的思想，建立了一套非二元的“超本体论系统”，最能体现佛教圆融特色和广大和谐的思想。

怀特海的过程思想，是一套机体主义的哲学。在西方实体主义、分析主义的哲学传统下，怀特海非实体主义、综合性的哲学，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怀特海在其著作《过程与实在》中曾经明确说道，他的哲学更接近东方的和中国的哲学<sup>②</sup>。本文的主要旨趣是在分析华严宗

① 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第5页。

② [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页。

哲学和怀特海哲学的概念基础上，讨论两者对克服二元思想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及其在这种张力下如何互补，以构建卓有成效的对话。

## 一、华严宗的“法界”

法界缘起是华严宗哲学最基本的理论，也是其理论的根基。“法界”中的“法”指事物，“界”指的是类别，分类。同时，“法界”也指原因，体性。根据华严宗的“法界缘起”，世间、出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如来藏清净心的生起，它能涵盖一切法，并在如来藏清净心的作用下，互为因果、相依相待、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相即相入、圆融无碍，一切事物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所以，法界缘起也可理解为“一真法界”。

法藏在《起信论义记》中谈道：“如来藏随缘起念成阿赖耶识，此则理彻于事也；亦许依他缘起无性同如，此则事彻于理也。”<sup>①</sup>世界的本体是如来藏，即理；世界的现象为阿赖耶识，即事。如来藏相当于“体”，由此而成就的个别现象相当于“用”。所以，法界缘起也可理解为体用不二。“理”是事物的“总相”，“事”是事物的“别相”，也就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宗密将法界缘起的理论更进一步发展，则创造了四法界的学说。在《注华严法界观门》中，宗密说“唯一真法界，谓总该万有，即是一心。然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sup>②</sup>。也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从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直到事事无碍法界，才能达到圆满。这就使法界缘起的理论具有了宗教的意味。

但是，在理解华严宗的法界缘起时，我们不应该将如来藏或真如理解为实体。因为华严宗的哲学是圆融无碍、非实体的、非二元的。我们可以从“空”“有”方面做进一步的阐释。法藏以总、别、同、

① 释印顺：《我之宗教观》，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8页。

② 方立天主编：《佛教传统与当代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2页。

异、成、坏六个范畴说缘起，即六相圆融。但法藏的理论 with 龙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以肯定的方式说缘起，而龙树以八不，即否定的方式说缘起。依法藏，现实世界中的任何“有”，都是缘起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我们不能执迷于“事”，因为所有“事”都是无自性的“空”的本体的显现。法藏在《大正藏》云，“此真空虽即色等，然色从缘起，真空不生色。从缘谢，真空不灭（色）”。现象界的成立、谢灭，无不是缘起，而这即是“空”。而“空”也只能是现象界的“空”，此外更无他物。“空”“有”的不一不二的关系，表明背后都无形而上的实体，只是缘起的现象界的“实相”。

## 二、过程哲学的“机体”

怀特海在其《科学与近代世界》中，称自己的哲学是机体主义的哲学。机体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是要扬弃西方传统哲学的唯物主义和机械主义的世界观。

怀特海的哲学系统，首先否定西方作为能够独立存在的物质或精神作为起点。他认为，现实实体是终极的存在，而它自身便包含物理极和心极。怀特海哲学的继承者、过程哲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茨霍恩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即任何存在都不可能只是物质或是精神的。同时，他反对西方独立自存的实体观念。过程即是实在、存在即是生成、生成既是创造，怀特海以过程作为实在的存在方式，表明并不存在没有关系、常住不变的实体。

怀特海以八个存在的范畴，即现实实体（actual entity）、摄入（prehension）、聚合体（nexus）、主体性形式（subject form）、永恒客体（eternal object）、命题（proposition）、多样性（multiplicity）和对比（contrast），创造性的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富有动感过程的世界。

西方传统哲学以实体——属性二元区分的方式思考世界，而怀特海建立的过程哲学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富有动感的机体世界。作为整体

的世界是一个富有生机和生命力的，种种不同的存在主体间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与目的。但在这种多样性的价值与目的间，相互之间又是相互包容，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世界的流变，就是具有创造性的主体在彼此之间不断摄入、相互结聚，而呈现生生不息的过程。

怀特海除了改造西方传统哲学的实体观念，也给予了我们一种新的认识论。传统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是主体 - 客体的关系。但怀特海的机体哲学认为，最重要的并非主客关系，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任何客体都是整体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世界机体中，部分与部分间、部分与整体间都是相互内在的关系。整体的变化会影响部分的存在，而部分的变化也会改变整体。无论是整体还是部分，都无永恒不变的实体（上帝也不例外，这也是过程神学的上帝观念最鲜明的特征）。

### 三、两者的异同之处

华严宗的“法界”与过程哲学的“机体”理论，都表露了世界是有生命律动的宇宙论。华严宗通过理与事、性与相、一与一切、相即与相入等范畴，表达了中国哲学的广大和谐性。方东美认为，华严宗是一套机体主义哲学，其理论要旨在于说明，整个世界的各种层次中，融贯了普遍的“理”，从而普遍的“理”能够渗透到宇宙万象的“事”中。如此，便可以将一切万有的差别性、对立性、矛盾性等多元关系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广大和谐的系统。怀特海在其科学哲学著作《科学与现代世界》中，直言不讳的称自己的哲学思想是机体主义哲学。但是，我们在看到两者相通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华严宗哲学是以“空”、“真如”为本体的脉络下阐释其圆融思想的。其目的是要打破空有两边的执着、建立相即相入的互摄关系，最后达到事事无碍境界。这一最后的和谐关系，是佛的殊胜境界，代表了宇宙的最高层次，是修持观法的最后目标。怀特海的过程思想，

意在克服西方传统一直以来的“本质”、“实体”观念，打破主客二分的二元思想，并以心物交融的“现实实体”为终极单元，发展了一套内在关系的机体哲学。怀特海的机体哲学是在创造性（creativity）的逻辑下说的。创造性也即活动，所以过程哲学是非常具有动感的。特别是他的“事件”理论，打破了柏拉图形而上学一直以来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分离问题、身心之间的影响问题。但是，怀特海虽然说现实实体是存在的终极单位，在其背后再无他物，却又言现实实有和永恒客体是实在的两种基本类型，实在难以理解，特别是怀特海的永恒客体。他一方面言，“任何存在，其概念的认知不必然涉及在时间世界中的任何特定实际的存在着的，便是永恒客体”<sup>①</sup>，又言一个永恒客体是实际存在的潜能。此中的问题在于，永恒客体若是一种潜能，没有任何的经验内容，那么，它如何作用于实际的现实实有并影响后者？它若不必然涉及时间中的存在，那么，它与康德的物自体又有何区别？怀特海虽然认识到了柏拉图理念说的困难，因而而有意要打破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二元对立，但他永恒客体的引入并作为世界的限制性原则，无疑留有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痕迹。

#### 四、两者的差异性深层原因分析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过程哲学与华严宗哲学有相通之处，也有差异性。过程哲学以生成（becoming）作为比本质（substance）更基本的存在，华严宗以体用不二为“真空”与“妙有”间建立桥梁，都是为了打破东西方思想中二元对立的思想和理论难题。但是，它们之间也有非常显著的不同，且这种不同根植于东西方文明对于实在的终极旨趣的理解方式上。换言之，这种差异性在于华严宗哲学和过程哲学的整体结构之不同。

<sup>①</sup> [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周邦宪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2页。

1. 不管是印度的佛教还是中国化的大乘佛教, 一直存在“空”与“有”之间的对立。如中国大乘佛教的涅槃经与如来藏系便是“空”“有”两宗之间的对立: 涅槃经把重点放在涅槃境界, 注重出世, 认为世界的实相是常乐我净的绝对本体, 从而否定现世的生活; 如来藏系认为缘起是阿赖耶识的作用, 从而更要注重起用的方面。所以, 如何打破出世和入世的二元对立、建立体用相即的哲学、圆融现实世界与西方净土之间张力, 一直以来是困恼中国佛学的难题。

华严宗的法界缘起又称“大缘起陀罗尼法”, 该宗最独创的是事事无碍思想, 这是其他佛教思想所没有的。其所言的四法界: 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 是智慧不断超拔的过程。事法界是无明之心对世界万有的执着, 即只看到特殊性; 理法界即世界所有的现象都是无自性的、非常住的, 即普遍性; 理事无碍是从无自性的空中解放出来, 不落“空”“有”两边, 即特殊性与普遍性、体与用互摄无碍; 事事无碍法界是领悟到所有特殊的现象都是空之义理的显现, 所以事事之间都可以透过空理而圆融无碍。华严宗一方面承认事相世界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又以空将看似分离的世界相互联结, 从而在“真空”与“妙有”间建立桥梁。

华严宗沿着《华严经》、唯识与《起信论》, 借鉴龙树思想的相关理论与思考方式, 以“理”与“事”, 将佛学中的真谛与俗谛、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圆融结合。华严宗法界缘起的逻辑就是相即相入。

相即, 是针对缘起法自身的空有两性说。法藏在《五教章》中说:

初中, 由自若有时, 他必无故, 故他即自。何以故? 由他无性, 以自作故。由自若空时, 他必是有, 故自即他。何以故? 由无自性, 用他作故。故二有二空各不俱故, 无“彼不相即”。有无无有无二故, 是故常相即。

法藏所表达的相即以空、有两个概念说明, 意在说明相即的双方

必有一方为空，另一方为有，不存在两方都是空或都是有的情况，否则不可能出现相即的情况。就自他两面的缘起来说，自有他无是“他即自”，自无他有时“自即他”。也就是说，在自他的缘起法中，处于虚位、否定的、潜在的一方，依顺于实位的、肯定的、现实有的一方，也就是后者包容前者，前者依附后者，前者以后者的存在作为自己的存在，这种依顺就是“即”。根据相即的逻辑，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真如实相的呈现，是缘起空性的呈现，而非逻辑上的排次关系。因此，华严宗可以在相即的逻辑上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相入，指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以有力与无力两方面说明。法藏在《大正藏》中说：

二明力用中，自有全力故，所以能摄他。他全无力故，所以能入自。他有力，自无力，反上可知。不据自体，故非相即；力用交彻，故成相入。又由二有力，二无力，各不据故，无“彼不相入”。有力无力，无力有力，无二故，是故常相入。<sup>①</sup>

此中的相入，可从“摄”与“入”两方面言：摄是有力的一方，摄他就是现实的存在包含非现实的存在；入是指无力的一方，入自就是潜藏的因素注入现实的存在。缘起之物都是有力一方引导无力一方、无力一方随顺有力一方相辅而成，不存在两方都无力或有力的情况，所以能够不断生成作用，自在无碍。从相入的关系，华严宗得出“一即多”、“多即一”的命题。若一为本体，则是本体与现象之间的相即相入；若一指现象，则是现象与现象之间的相容相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华严宗的哲学概念是在空无自性的思想下阐发的，也正是依据概念的空义，来阐明事事无碍的最高境界。

方东美称华严宗是一套“无碍”的哲学。此哲学的建立，最重要

<sup>①</sup> 释印顺：《中国禅宗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3页。

的是对“空”义的阐发。总结华严宗的“空义”，主要有以下几点：空义只在缘起中成立，缘起之外无空；空义并不妨碍缘起，空即在缘起处成立，不必要灭缘起才有空；空不是与有相对的空，我们不应该执之为另一实在。所以，法界缘起的理论背后并不涉及独立自存的形而上学实体，作为现象界生起与消亡的根据。我们更不应将空理解为一形而上学的实体，它是超越“有”“无”相对性的绝对的无<sup>①</sup>。

2. 华严宗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是在空无自性的本体下言说的，并不存在任何独立自存的实体或先验的存在，同时其事事无碍的殊胜境界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现在我们分析怀特海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

怀特海的哲学思想，用过程替代西方的实体，并以现实实体、摄入、共生、永恒客体等概念建构了一套有机哲学。

怀特海在其著作《过程与实在》中表示，机体主义哲学是一种实现性的细胞理论（cell-theory of actuality）。但此中的“细胞”并非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理解的物质或本质，而是实际的存在（actual entity）。实际的存在是存在的终极单元，是怀特海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实际的存在以过程显现自身，而这一过程是在创造性（creativity）的脉络下言说的，上帝也不例外。同时，怀特海依据普遍相对性原理（principle of universal relativity），实际的存在之间通过相互的摄入（prehension）、结聚（nexus），从而互相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而多、多而一，使世界在相互联系的关系中形成一有机整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怀特海的有机哲学，排斥西方的独立存在的实体概念，以期建立一套以过程为中心的非实体主义哲学。

怀特海曾表示，“在几个世纪中，充斥哲学文献中的一个错误概念就是‘独立实存’”的概念<sup>②</sup>。所以他以实际的存在为核心，建立自

① 方东美：《中国华严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6页。

② 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周邦宪译，第256页。



己的机体哲学。实际的存在作为世界的终极单元，它们之间是如何作用、如何建立联系的？这就涉及怀特海哲学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摄入。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将摄入分为两种：物理性的摄入（physical prehension）和概念的摄入（conceptual prehension）。物理性的摄入是一实际的存在对其他实在的存在的摄入，概念的摄入是对永恒客体的摄入。

怀特海在《观念的冒险》中，指出摄入具有三个组成部分：经验的境遇、材料和主体的形成。将摄入做这样的分析，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摄入的概念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而言的。但怀特海的摄入概念，是宇宙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即在任何一种摄入类型的主观形成中，意识（consciousness）并不必然的被涉及。诚如怀特海在《观念的冒险》中所说，摄入这个词语指的是经验的境遇能包含任何其他的存在，不管它是另一项经验的境遇或是另一类型的存在。若将意识作为主体形式的一部分，将会将摄入的概念局限于人或其他高级存在，而无法作为一普遍的概念。

我们也可以从积极的摄入（positive prehension）和消极的摄入（negative prehension）来理解怀特海的摄入概念。积极的摄入为感受（feeling），消极的摄入则是感受的消除（eliminate from feeling）。感受即是对宇宙中其他存在的摄取，从而作为自身内在建构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怀特海说世界是一个感受之海‘the feeling of ocean’）。也就是说，感受是一种结聚（nexus）。正是由于所有的存在都有感受，宇宙才会具有统合作用（unification）并不断形成新的合生（concrecence），而每时每刻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从现实实有、摄入和过程等哲学概念，我们发现怀特海思想确实与华严宗哲学的思想中的缘起、相即相入等思考方式有相似之处。但在怀特海八个存在范畴中，永恒客体也是其中之一。而从这里，我们会发现怀特海思想与华严宗思想的差异性。

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给永恒客体下的定义是：任何存在，

其概念的认知不必然涉及在时间世界中的任何特定实在的存在的，便是永恒客体。同时他又指出，一个永恒客体时常是实际的存在的潜在性。但就其自身被概念地触及而言，就它的物理的摄入（ingression）的事实而言，它是中性的。这涉入是对于时间世界的特殊的实际的存在的涉入。分析怀特海对永恒客体的理解，他一方面将永恒客体作为世界的限定性原则并与现实实有交融在一起；另一方面，永恒客体又似柏拉图的理念，是先验的存在，永恒客体对现实实有的涉入或现实实有对永恒客体的摄入，犹如我们对柏拉图理念的模仿。但是，若永恒客体并不一定存在于时空中，不经由现实的存在，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永恒客体？哈茨霍恩在《创造性综合与哲学方法中》曾经指出，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即现实性能够包容可能性，而不是可能性包容现实性。怀特海的永恒客体若从这一层面分析，不仅与哈茨霍恩的思想对立，也与他将现实实有作为终极存在的单元思想相矛盾。

除了以上的分析，我们还应注意怀特海的上帝观念。在怀特海的哲学思想中，事件（event）、现实境遇（actual occasion）和现实实有（actual entity）这三个概念对一般的存在物而言都是互通的。但怀特海指出，上帝可以称为一个现实实体，但不能称为现实境遇。怀特海说，“‘现实境遇’这个属于将始终把上帝排除在其范围之外”。因为若说是现实境遇，则说明上帝完全在时空中，但上帝在怀特海的思想里是唯一的非时间的现实实体。虽然过程哲学的上帝与世界之间有相互内在的关系，但上帝亦有超验的一面。也就是说，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不能同华严宗哲学的空有关系那样，完全理解为即体即用、即本体即现象、体用不二的关系。从这一关系我们也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怀特海将永恒客体理解为并不一定存在于现实存在物中的思想了。因为永恒客体从上帝中流出，它有超越性、无限性的一面，而现实实有作为时空中有限的存在物，对其摄入必然是有限的。

## 五、华严宗哲学与过程哲学：从同异性的 分析看两者的对话

对比华严宗哲学与过程哲学的异同，意不在比较两者之间的优劣性，而是为彼此关照自身提供一个窗口，以期为双方提供一个对话的基础。

从过程哲学方面看，怀特海的机体哲学是为了打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桎梏：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如笛卡尔的身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帝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等，不仅造成了非常多的理论困境，更在现实中产生了非常多的实际问题，如生态问题、和平问题和虚无主义等。怀特海提出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新理念、新思维，特别是他认为现实实有之间内在关系的观点、上帝观念等，能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但他依然残留的一些二元痕迹若要克服，可以从华严宗的圆融无碍、相即相入的思想中寻找资源。同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非常强调创造性，但这一强劲的生命律动亦会产生佛教中所说的“我执”和“法执”问题，这也可以从华严宗哲学中汲取空无自性的观念，使怀特海的机体哲学能够更加的完满。

从华严宗哲学看，华严宗的华藏世界，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具有诗意和宗教情怀的理想，但华严宗哲学过分强调无碍，过度从和谐的立场抽象地看现实世界与现实存在之间的联系，而不谈世界存在的矛盾，结果导致人们对善恶、是非的麻木，因而缺乏改变世界的能动性<sup>①</sup>。怀特海的过程思想，特别是上帝作为世界价值的源泉，能够不断为世界提供新的价值导向，从而使机体的世界不断更新，散发强有力的生命力。

---

① 吴汝钧：《纯粹力动现象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55页。